

論美國撤軍阿富汗 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胡敏遠 博士

提 要：

- 一、阿富汗素有「帝國墳場」之稱，歷史上任何企圖征服該國的強權，包括馬其頓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等，最終都因無法長期掌控，並在不堪負荷下以失敗告終。
- 二、美國從在阿富汗駐軍到撤軍的決定，是為因應與中共在「印太地區」各個領域的競爭，也是為修正美國在阿富汗長期駐軍的錯誤決策，目標是為追求美國所謂的「絕對安全」與「最大利益」。
- 三、美軍撤兵所做的抉擇是以「機會成本」的大小為考量，意圖轉移在阿國駐軍的成本，美國主要的戰略考量包括節約駐軍費用、轉移國際恐怖組織的對象，並與其談判及轉變控制中亞的戰略方式。
- 四、當美國勢力離開阿富汗後，華府可能無法阻止中共、俄羅斯、伊朗等三國勢力的結合；尤其在國際權力結構下，中亞與南亞地區因權力陷於真空，恐將再次成為列強逐鹿的競技場。換言之，該地區的穩定終將因無霸權國主導，讓區域情勢持續陷入無政府狀態。面對此一發展國人尤須警惕，記取經驗、自力自強，並建立共謀國家安全的共識與目標。

關鍵詞：美軍、阿富汗、塔利班、區域安全、撤軍

壹、前言

2001年9月，國際恐怖組織「蓋達」(Quada，又名「基地」)組織，發動「911」恐怖攻擊事件，造成美國本土逾3,000人之重大死傷；為向事件中逝去的美國人民復仇，當時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Bush，以下簡稱小布希)以集體安全之名，聯合「

北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國家大舉進軍阿富汗(Afghanistan)，並於當年年底清剿「蓋達」組織，也順勢推翻阿國的「塔利班」(Taliban)政權。¹嗣後，美國藉對抗在阿富汗境內的國際恐怖組織之由，繼續留在該國境內遂行「反恐戰爭」，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各項利益。²然而，美軍在阿富汗的戰爭已持續

註1：蔡明彥、張凱銘，〈阿富汗戰後重建成效評估：戴蒙*研究架構的應用與檢視〉，《遠景基金會季刊》(臺北市)，第13卷，第4期，2012年10月，頁2。

註2：楊明娟，〈結束美史最長戰爭 拜登宣布8月底完成阿富汗任務〉，中央廣播電臺，2021年7月9日，<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2aeLKj>，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20年，不僅造成美軍超過2,000人陣亡、耗資2兆美元(約新臺幣55.8兆)的代價，華府卻仍無法看到勝利前景。這20年間歷經了小布希、歐巴馬(Back Obama)、川普(Donald Trump)等三任總統，直至2021年初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於同年7月初宣布在阿富汗的戰略目標已經達成，也已完成打擊國際恐怖組織的任務，同時宣布美軍將在該年8月31日完全撤離阿富汗，集中全力在亞太地區以應對來自中共的威脅。³

撤兵阿富汗的決定，多數戰略專家認為，美國是為因應與中共在「印太地區」保持戰略平衡，也是為修正美國在阿富汗長期駐軍的錯誤決策；目標是為追求美國所謂的「絕對安全」與最大利益。然從權力的角度來看，國家追求最大權力並不保證能獲得絕對的安全，反而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之中；⁴按此，美國自阿富汗撤軍是為對抗中共，恐將輕易引發在亞太地區與中共的軍備競賽。畢竟在國際體系強權國家的競爭中，尤當雙方實力已接近旗鼓相當之際，很難保證較強的一方能夠獲得絕對的安全，也往往會引發彼此更強硬的針鋒相對。戰略平衡並不一定能保證國際局勢的穩定，它仍充滿了許多的不確定性；美、「中」之間是否能達成權力平衡，尤其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在雙方達成均勢之際，是否真能得以確保，確實值得商榷討論。

美國撤軍阿富汗對其在全球的盟邦帶來重大震撼，彼等國家可能對美國產生懷疑；美國承諾保護盟邦的決心，是否會因不符美國國家利益而出現背叛現象；尤其我國一直與美國保有深厚的友誼與合作關係，在軍事上建立長期協作關係，但美國迄今的安全承諾，似乎僅止於對我國提供足夠的「自衛性」武器與裝備。基於上述觀點，本文聚焦探討美國撤兵阿富汗的動機及戰略思考的重點，並研究撤軍的正、負面效益；另分析未來阿富汗及中亞地區的發展趨勢，以期理解美國撤軍的真正目的；最後點出對國人及國軍所帶來的警惕。國軍與阿國政府軍畢竟不同，國軍有中心思想、有軍隊編組、且部隊訓練早已達到自力自主的目標；因此，國人有必要由美國撤軍阿富汗的經驗案例中獲得警惕，記取該國失敗的教訓，自當發奮努力、圖強奮進，建立共謀國家安全的共識與目標，這也是撰寫本文主要目的。

貳、美軍從阿富汗駐軍至撤兵的緣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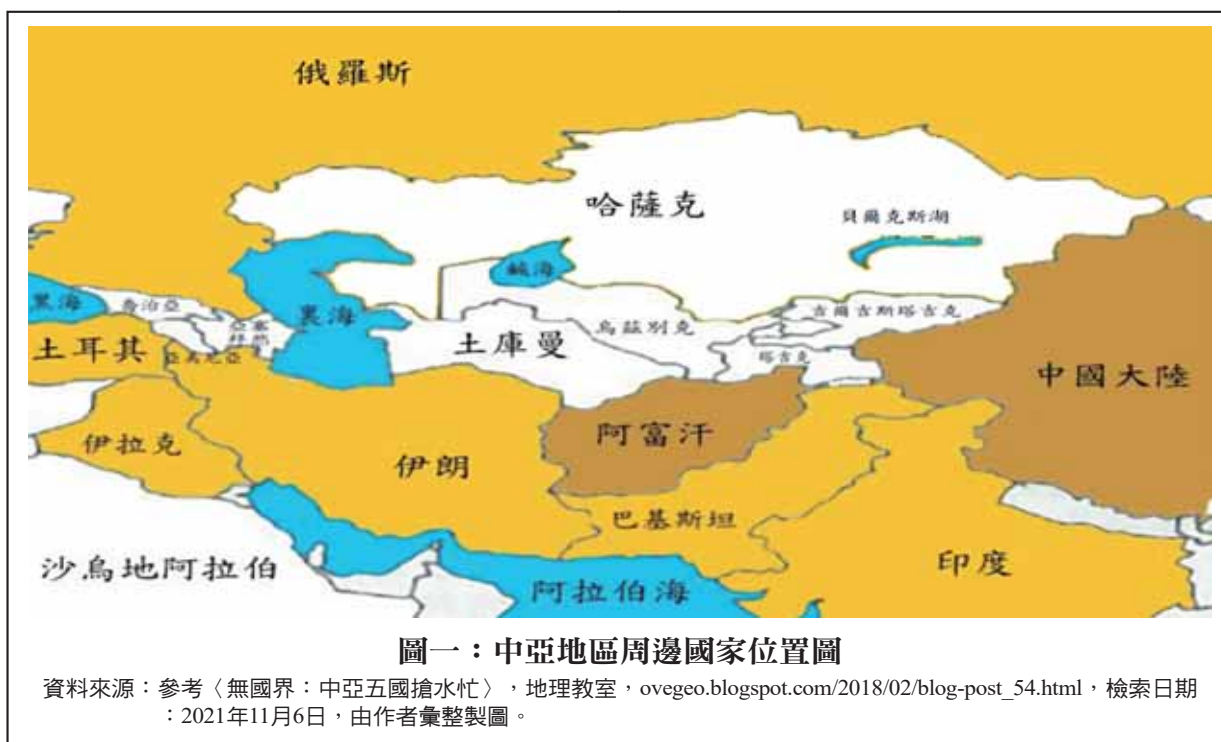
在國際政治領域中，阿富汗素有「帝國墳場」之稱，⁵歷史上任何企圖征服的強權包括「馬其頓帝國」(Macedon Ancient Kingdom)、大英帝國與前蘇聯皆因無法長期掌控阿富汗，最終因不堪負荷下均以失敗告終。⁶美國駐軍阿富汗長達20年之久，卻與

註3：李佩珊譯，〈美國撤軍阿富汗 重心轉向與中國、俄羅斯競爭〉，中央通訊社，2021年7月9日，<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7%BE%8E%E5%9C%8B%E6%92%A4%E8%BB%8D%E9%98%BF%E5%AF%8C%E6%B1%97-%E9%87%8D%E5%BF%83%E8%BD%89%E5%90%91%E8%88%87%E4%B8%AD%E5%9C%8B-%E4%BF%84%E7%BE%85%E6%96%AF%E7%AB%B6%E7%88%AD-093124440.html?bcmt=1>，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4：尹樹強，〈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3年第1期，頁57。

註5：塔米姆·安薩利著，鍾鷹翔譯，《無規則遊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362。

註6：〈中國挺進「帝國墳場」如何兩面討好〉，世界新聞網，2021年7月12日，<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201/5595167>，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昔日帝國一般無法有效掌控，最終必須面對狼狽撤軍的結果，此實與該國特殊的地緣戰略、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有關。逐項分析如後：

一、阿富汗地理位置及歷史簡介

(一) 地理位置

1. 阿富汗位於西南亞、中亞交匯處，扼控南北交通要衝，曾經是世界最繁忙的貿易通道，又被稱之為「亞洲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圖一)。阿國國土面積約65萬平方公里，與巴基斯坦、伊朗、蘇聯(蘇聯解體後與現今之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為鄰)和中共等國接壤，為一內陸國

家，首都為喀布爾(如圖二)。阿國也處於伊斯蘭、印度、斯拉夫和中華文明之間的交匯地帶，⁸並成為貫通中亞、中東與南亞的交通衢道。⁹

2. 阿國內部族群林立，包括普什圖族(Pashtuns)約占四成、塔吉克族(Tajiks)約占二成、烏茲別克族(Uzbeks)與哈札拉族(Hazaras)約占一成五，及其他少數民族組成。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與哈札拉族因大多居住在阿富汗中、北部地區，因而被稱之為北方民族，人數相對較少，傳統上處於劣勢地位，傾向於彼此合作，以與普什圖人爭奪政治權力。普什圖族則長期掌控阿國政治

註7：劉嘯虎，《帝國墳場：阿富汗戰爭全史》(北京：臺海出版社，2017年)，頁4。

註8：廖彥凱、游雅婷、李賜賢著，《阿富汗篇》，南亞觀察，<http://old.southasiawatch.tw/detail/34>，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日。

註9：孫德剛、朱永彪，〈美國在阿富汗軍事基地的戰略演變〉，《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16年第7期，頁51。



圖二：阿富汗首都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參考〈阿富汗〉，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5/Afuhuan-ditu-zh-tw.png>，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8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權力中心，因而與其他族群存在歷史恩怨和現實利益衝突，各族群領導人迄今仍難以超脫利益，認同中央政府。所以，阿國要想走向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族群之間的矛盾是最難以克服的障礙。

(二) 歷史概況

1. 阿富汗自公元前4世紀起，接連遭受外族侵犯並長期受「波斯帝國」(Persian Empire)統治。1747年，阿國人民趕走外國侵略者，建立起曾經一度強盛、獨立的「阿富汗王國」，成為僅次於「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穆斯林國家。19世紀後

，阿富汗成為英國和沙俄角逐的場所，¹⁰ 1838至1919年間，英國對該國發動了3次侵略戰爭，1919年阿國人民打敗英國的入侵後獲得獨立，並且訂8月19日為獨立日；¹¹然而，英國勢力仍然存在於阿國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

2. 1978年4月，蘇聯為積極向印度洋方向進出，扶植阿富汗親蘇政權，開始建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¹²1979年間，該國發生政變，蘇聯以鞏固在阿國的勢力為由，直接出兵占領，進而統治長達10年之久。¹³到了1980年代，蘇聯國力逐漸衰敗，迫不得已於

註10：高壯吾，〈美國「恆久自由」作戰之研究〉，盛鼎中華，<http://top81.ws/show.php?f=6&t=107438&m=402883>，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11：〈阿富汗包括哪幾個國家〉，雅瑪知識，2020年11月13日，<https://www.yamab2b.com/why/1437793.html>，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12：李瓊，〈漫長而艱難的退場：蘇聯從阿富汗撤軍芻議〉，《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山東)，2015年第4期，頁73。

註13：同註11。

附表：美軍2001-2021年在阿富汗駐軍概要行程表

時間	美軍在阿富汗重大軍事行動紀要
2001. 9. 11	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遭蓋達組織攻擊，導致3,000多名美國人死亡。
2001. 10. 7-11. 13	美軍發動「持久自由軍事行動」，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並控制該國全境各個重要據點。
2002-2004	美軍占領阿富汗，並進行反恐戰爭。
2004. 1-2009. 12	美國扶持親美的阿富汗政府，並持續駐軍阿富汗、追捕賓拉登、清剿蓋達基地組織。
2009. 1.-2011. 5.	2010年為徹底清剿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武裝力量，曾增兵至15萬之眾。 2011. 5. 1賓拉登遭美國特種部隊擊殺，其後宣布逐步撤軍。
2011-2017	2011年撤軍約10,000人、2012年美國與北約部隊逐步撤軍，美軍再撤出33,000人；到2017年美軍僅剩8,400人。
2018-2020. 2. 29	◎因反恐任務需要，美國再增兵5,000多人，當時兵力數達15,000人。 ◎川普政府與塔利班武裝組織達成協議，預2021年5月1日前完全撤離。
2021. 1. 20-8. 30	◎拜登上任後宣布美軍逐步撤離，剩餘兵力約2,500名兵力。 ◎8月15日因爆炸案緊急增派50,000名兵力進駐喀布爾，協助各盟邦撤離。 ◎8月30日美軍完成撤軍；另北約各駐軍國家則於8月28日前完全撤出。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989年撤兵，到了1992年，阿富汗發生革命，由俄羅斯扶持新成立親俄的「阿富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Afghanistan)；但好景不常，塔利班於1996年成功奪取政權，改稱「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¹⁴2001年，塔利班已控制該國九成以上的領土，但由於連年戰亂，國境內滿目瘡痍，加上部落族群對立、軍閥派系割據、酋長意見分歧等，均使得阿國內部呈現分裂狀態。¹⁵

3. 由於阿國國內存在著階層矛盾、城鄉差異、信仰不同、體制內、外勢力的尖銳對峙等問題，使得國家要走上真正的統一，極其困難。在1996至2001年塔利班統治期間，因袒護國際恐怖組織「蓋達」首領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致美國在「911事件」爆發後，對阿國發動代號「持久自由軍事行

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戰爭，除了要剷除基地組織外，也順勢瓦解塔利班政府，以建立一個親美的政權；其後，美軍與北約部隊也逐漸順勢成為掌控阿富汗的外來國家。

二、美國駐軍與撤軍阿富汗的緣由

(一)中亞地區的戰略部署在美國全球大戰略布局中，始終付諸闕如；因為該地區長期屬於俄羅斯的勢力範圍，美國很難介入。

「911事件」發生前，美國未曾在阿富汗有過任何軍事的接觸，事件爆發正好提供美國進軍中亞的寶貴機會。在推翻塔利班政權後，阿富汗一夕間成為美國拓展在地區勢力的重要基地。2010年歐巴馬總統時期，美國為徹底清剿「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武裝力量，曾增兵至15萬之眾。到了2011年，華府宣布將逐步從阿富汗撤出的計畫，2017年在阿國

註14：湯鈞佑，〈入侵阿富汗的40年傷口：俄羅斯為何重返「帝國墳場」？〉，轉角國際，2019年5月2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788786，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15：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楊格曼著、馬旭俊譯，《阿富汗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頁237-238。

駐軍僅剩8,400名。¹⁶美軍在阿國兵力數量逐漸下降，至2021年8月底完全撤離(如附表)，但對於掌握中亞-中東的地略之利，仍將是美國在全球戰略布局的重要一環。

(二)2017年，川普就任總統之初試圖以武力打壓恐怖組織，逼迫塔利班武裝團體屈服，但未獲得具體成效；其後白宮調整戰略，尋求以政治手段解決在阿國駐軍問題。2018年7月，華府啟動與塔利班的直接談判；2020年2月29日，川普政府與塔利班在卡達首都杜哈(Duha)簽署雙邊「和平協定」(Agreement for Bringing Peace to Afghanistan)，主要的考量是自阿富汗撤軍，以兌現選舉時的承諾。¹⁷該年5月，川普再派特使哈利札德勒(Zalmai Khalilzad)出訪巴基斯坦、印度和卡達，敦促上述國家幫助推動和平協議。¹⁸9月時，阿國政府與塔利班代表在杜哈正式啟動內部談判，¹⁹美方強調阿富汗問題應由阿國內部各個政治團體共同承擔責任和分擔風險。美國的作法明顯是要將原本該由美國負責的成本，轉嫁至阿國政府與塔利班身上。

(三)昔日，塔利班勢力在遭美國為首的聯軍打擊後，雖失去政權卻仍保留部分武裝

力量，2006年左右，塔利班組織重返阿富汗並發動各類武裝襲擊，導致阿國局勢再度陷入動盪；²⁰2015年後，聯軍部隊因無法負荷長期的戰爭傷亡與財產損失，逐步降低駐軍數量。尤值一提的是，2015年以後「蓋達」組織與塔利班武裝團體的結盟，對阿國政府軍形成巨大威脅；²¹相對的美軍及北約國家的兵員傷亡、財力損失也持續擴大之中，此時阿富汗撤兵早已成為聯軍的共識。

美軍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已歷20年之久，為實現撤離的政治目標，遂提出「阿人治阿」的理想，實施的步驟是一個逐漸由阿富汗人主導、執行所有的和平進程，且由阿國人民間進行對話與談判，此刻凸顯美國意圖以政治協商方式，達成下一階段全數撤軍的目標。

參、美軍撤兵的效益分析

2020年美國與阿國政府、塔利班簽訂的和平協議，對美國而言是想分散繼續駐軍的風險，以達「阿人治阿」的政治目標；此舉雖有利於美軍撤離，然對塔利班而言，和談之目的在於推進美軍早日撤出，卻並不意味著塔利班會放棄武力。²²美軍撤兵的抉擇是

註16：毛詠琪，〈美國最長的戰役 猶豫不決的三軍總司令 撤軍阿富汗未竟全功〉，香港01，2017年1月19日，<https://www.hk01.com/奧巴馬功過/66212/美國最長的戰役-猶豫不決的三軍總司令-撤軍阿富汗未竟全功>，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8日。

註17：王世達、林一鳴，〈阿富汗和平進程的階段性突破〉，《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20年第11期，頁51。

註18：〈美國阿富汗特使與塔利班代表杜哈會談 努力恢復和談〉，中央廣播電臺，2021年3月6日，<https://movies.yahoo.com.tw/article/%E7%BE%8E%E5%9C%8B%E9%98%BF%E5%AF%8C%E6%B1%97%E7%89%B9%E4%BD%BF%E8%88%87%E5%A1%94%E5%88%A9%E7%8F%AD%E4%BB%A3%E8%A1%A8%E6%9D%9C%E5%93%88%E6%9C%83%E8%AB%87-%E5%8A%AA%E5%8A%9B%E6%81%A2%E5%BE%A9%E5%92%8C%E8%AB%87-132719214.html>，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19：王世達，〈阿富汗和塔利班啟動歷史性談判爭取結束內戰〉，美國之音，2020年11月13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afghanistan-peace-talks-open-in-qatar/5581026.html>，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20：同註17。

註21：江飛宇，〈死灰復燃？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北部〉，中時新聞網，2017年8月15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815003981-260408?chdtv>，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22：同註17。



圖三：川普與前阿富汗總統會談

資料來源：〈川普突造訪阿富汗拋出已與塔利班進行和談〉，報呱，2019年12月4日，<https://www.pourquoi.tw/2019/12/04/intlnews-nas-aoa-191127-191203-4/>，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5日。

以「機會成本」的大小為著眼，意圖節省在阿國駐軍的花費，進而集中力量與中共在亞太地區進行地緣、權力博弈；然此一「戰略平衡」實際上夾雜著正、負面效益。分析如後：

一、節約駐軍成本

(一)美軍撤兵阿富汗的核心問題在於無法負荷長期、巨額的軍費支出，與無止境的兵員傷亡，撤兵的作法是讓阿國政府與塔利班能聯合組成過渡政府，通過選舉方式達成權力轉移之目標。²³川普主政時已認清堅持徹底消滅塔利班的核心目標已然失敗，因為它不僅已占據廣大的農村地區，而且還能對阿國政府軍及美軍在內的聯軍發動軍事攻擊，其勢力必將捲土重來。²⁴且由於政府軍與塔利班的實力差距愈拉愈大，趨勢發展對美國愈來愈不利，美國擔心塔利班有可能使用

「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推翻現有政府並建立新的政權。所以川普早已為撤軍進行準備，美國的战略邏輯朝向不再完全消滅塔利班和打贏反恐戰爭，而是透過談判壓縮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在阿富汗的生存空間。因此，美國的战略開始轉向與塔利班和平共處，並朝「阿人治阿」的方向改變(如圖三)。

(二)2021年1月，拜登新政府基本繼承川普時期的政策，並認為干預阿國事務在戰略上的成本將持續攀升，因此適時止血、不再增加或投入更多的兵力及財力，讓戰事由阿人自行管理成為最佳策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立過渡政府的過程中，美國既想扮演阿國內部勢力談判的裁判；但在撤軍問題上又成為與塔利班武裝團體及地區國家博弈的選手，這種角色的互換，對美國這個操縱權力平衡者而言，實具有巨大無比的挑戰。美國戰略轉移的邏輯是，既想扮演談判的仲裁者，在撤軍問題上又想與塔利班進行國家間的權力分贓，此兩種相互矛盾的角色，亦促使美國在撤軍行動上添加更多不確定因素，²⁵最終造成其「首鼠兩端」之困境。

二、轉移國際恐怖組織對象並與其談判

(一)依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統計，全球98個被美國政府定調為恐怖主義和組織的團體中，有20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Pakistan)境內活動，兩國的跨邊界地區，已成為全球恐怖組織聚集程度最高的區域。因此，美國長期駐兵的主要任務即是打擊恐

註23：林一鳴，〈拜登政府調整阿富汗政策，新意幾何〉，《世界態勢》(北京)，2021年8月，頁42。

註24：”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7,”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Department of State, U.S., September 2018, pp. 165-170,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4/crt_2017.pdf，檢索日期：2021年11月3日。

註25：同註23，頁43。

怖主義勢力，主要目標為「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簡稱IS)、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然隨著塔利班軍事實力不斷增長，對該國政府及美軍都構成了威脅，美國改變戰略思維並將過往的敵人轉變為政治上談判的對手，也將塔利班視為等同於阿富汗政府軍同樣的角色。

(二)川普任內，華府多次表示塔利班不是恐怖主義組織，而是可以被帶回到公民社會的「拿著武器的阿富汗人」；川普甚至認為塔利班回歸公民社會的途徑就是讓其融入到阿富汗現有的政治結構之中，²⁶也不再尋求消滅塔利班，代表將其視為可以和解的競爭對手。簡言之，塔利班是阿富汗政府的對手，但美國卻將其轉換為政治和解的對象，是可經由談判化解塔利班與美國的仇恨，降低國際恐怖組織與塔利班接觸的機率，更減少對美國的危害，此一「兩手策略」最終證明它是失敗的。

三、轉變控制中亞的戰略方式

(一)長久以來，中亞地區面臨著來自阿富汗的極端、恐怖主義威脅，這種威脅只有在阿富汗澈底消滅了這些勢力之後才能排除，為此美國花費20年的時間駐軍，並投入鉅額資金幫助阿國政府進行重建，主要目的即是透過控制該國以掌控中亞。儘管美國在撤軍之前曾一度思考若軍隊全面撤離，可能導致塔利班重新奪回政權，阿富汗可能再度淪為國際和地區恐怖組織的避風港。²⁷一般認為，美國在過去近20年都是思考如何以自身

力量控制阿國，一旦失去掌控，對美國在地區的地緣戰略之利將永久喪失；然而，阿國內政治可能在不久後會出現重大轉變，加上國境內不同族群間矛盾，根本難以化解，駐軍阿富汗勢必須投下更大的機會成本。上述之考量與撤軍相比，美國若能以經濟或政治手段間接影響地區的安全，同樣可達到控制中亞的目的。因此，美國認為撤軍較具顯著利益。

(二)美國在中亞地區的主要任務是打擊極端主義、操控地區國際事務、蒐集地區情報、監控中國大陸和「上海合作組織」在(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在中亞的動向。美國壓縮在阿富汗的兵力部署，也是為避免再次捲入阿國內戰、降低傷亡；而撤離後會將重點轉移至鄰國印度，強化與之軍事合作，同時保持在波斯灣與印度洋的海上與空中兵力，並利用衛星、雷達與「超視距作戰能力」(例如航艦與巡弋飛彈)，持續蒐集該地區國際恐怖組織的動向。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決定，明顯不是放棄中亞的地緣戰略之利，只是轉變另一種方式並做間接的操控。

肆、戰略平衡與美國制衡中共的著眼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與「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權力平衡觀，是運用科學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兩者認為權力均勢的運用，較能掌握

註26：何明，〈塔利班重返阿富汗政治生活的目標及前景〉，《南亞研究》(北京)，2019年，第4期，頁139。

註27：“Afghanistan Deal Is Political Boost for Trump But Pullout Could Take Years,” Reuters, February 29, 2020。

大國間的權力競爭與區域安全問題，亦有利於預測大國之間的戰略選擇，及可能遭遇的各種挑戰。分析說明如後：

一、戰略平衡理論概述

(一)「古典現實主義」是以「實力」(Power)做為均勢的基礎，著名政治學者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認為，美國應以「實力」和「均勢」(Balance)做為外交政策的依據，才能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²⁸易言之，「均勢」是大國權力運作的方法，是為大國外交政策而服務。美國學者華爾茲(Kenneth Waltz)認為兩極體系下的權力分配，有助於國際體系的平衡與穩定，²⁹亦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不是謀求權力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均分配；且權力僅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所以，「新現實主義」的「均勢」論，究其實質意義則是大國之間權力平衡的分配關係，均勢具有不確定性；權力平衡只是一種相對的平衡，是一種相對的戰略性穩定。在這種戰略平衡中，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只要某種狀態是穩定的，且多數國家認為應該保持這種穩定，便可稱為「戰略平衡」；³⁰但是平衡的判斷又受國家心理因素的影響，其判斷的標準就是這種態勢能否保證國家安全。³¹

(二)通常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相對優勢的一方很難容忍較弱勢的挑戰方取得優勢

。1980年代初期，美、蘇「冷戰」對抗高峰期，蘇聯在世界各地的強勢作為，讓美國深感恐懼，當時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決定利用技術優勢和國內強大的物質力量，改變外交的劣勢，重新取回對蘇聯的戰略優勢。³²相對的，較為弱勢的一方通常不會挑戰對方，但當弱勢國認為其實力確已形成不利態勢、或對其安全形成威脅、或認為其作為不會遭強勢國反擊、或在國際社會的牽制力量可以控制、或只為獲得與對手討價還價的籌碼，此時也可能會採取攻擊型的策略。著名的例子是2003年朝鮮(即北韓)歷經美國外部遏制的壓力時，其「中央通信社」對外發布，如果美國不放棄對朝鮮的敵對政策，並繼續進行核威脅時，北韓將別無選擇，只能發展核嚇阻能力，其結果自然形成「朝核」的安全困境。³³通常弱勢一方都是為了獲取有限的利益，或是為了謀取安全態勢上的局部突破，然其對全球或區域整體安全的威脅，仍然十分有限的。

(三)依現實主義的觀點，當兩個實力相當的大國，即將呈現「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或稱均勢狀態)時，一方或雙方大多會採取攻擊策略，主因係原霸權國不允許挑戰者超越或與其「平起平坐」。所以，均勢是國家力量發展變化過程中形成的對比、動態的均衡結構；由於不能衡量、評估、

註28：Henry A.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4), pp. 56-58。

註29：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7, 161-170。

註30：陳勝武、陳津津，〈國家引導型安全困境中的戰略平衡變化與防禦型國家的對策〉，《國際論壇》(北京)，第11卷，第4期，2009年7月，頁50。

註31：同註30。

註32：陳妙峰，〈雷根時期對〈反導條約〉的新解釋〉，《太平洋學報》(北京)，2008年，第1期，頁13。

註33：吳其，〈東北亞安全困境析論〉，《吉林大學碩士論文集》，2006年，頁19。



圖四：「中」、巴經濟走廊圖

資料來源：參考〈中巴經濟走廊最大基建項目、巴基斯坦一號幹線鐵路項目即將招標〉，連線頭條，2020年9月11日，<https://wirereed.com/t/56edc30d5f91eb99c1b6a6f1d53ea7f0>，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5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比較，均勢具有不確定性與不現實性。³⁴所以美國將戰略重心自中東轉移至亞太，不僅為了保證安全，並謀求在全球戰略上的優勢，也需要採取更為積極且具攻擊型的政策，以制衡崛起的強權（中共）；然此舉卻引發美國的安全困境。因為，擔心優勢會被挑戰者超越，國家（如美國）便會追求優勢的無限大，直至壓倒對手國的絕對安全為止，³⁵此舉卻往往讓兩方的衝突愈加激烈。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無論在常備軍力或核戰力都達到戰略平衡，蘇聯卻在1979年利用美國對國際情勢疏忽之際，發動

侵略阿富汗的戰爭，迫使美國在1980年代後再次把戰略重心轉移至與蘇聯的軍備競賽。³⁶可見權力平衡不一定是維持國際權力結構穩定的必要條件，卻是大國維繫霸權常用的重要手段。

二、戰略平衡下的美、「中」權力競爭

運用戰略平衡概念來檢視美、「中」在全球或印太地區的權力競爭關係，發現雙方的實力雖接近均勢，但美國在科技與國防力量上仍處於優勢，卻無法容忍中共不斷地挑戰。華府認為中共的崛起並挑戰美國是不平衡的，且嚴重地影響到本身的安全，因而採

註34：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譯，《國家間政治：權力競爭與和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1月1日)，頁240-248。

註35：郝雨凡，《白宮決策-從杜魯門到柯林頓的對華政策內幕》(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年)，頁682。

註36：林宗達，〈俄羅斯因應美國飛彈防禦建構之外交戰略述評〉，《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2卷，第3期，2004年3月，頁33-35。

取攻擊型的策略，通過實現本身的安全目的，努力推動戰略平衡；而中共則因國家整體實力與美國仍有一段距離，因而努力在各個領域能與美國維持權力平衡。對美國來說，是以此做為攻擊的手段，來壓制中共的崛起；對中共而言，則以此做為維繫其在各個領域的勢力。所以權力平衡對美國而言，重點在壓制對手；而中共則視其為目標，希望能與美國維持一種平等、均衡的狀態，雙方可謂「各有盤算」。

三、美國意圖遏止「一帶一路」在中亞的拓展

(一)阿富汗是中共「一帶一路」倡議布局的重要樞紐，「中」方希望透過「一帶一路」戰略，連接亞、非、歐三洲，並以4兆美元(約新臺幣111.4兆)的基礎建設投資資本提升在全球的影響力。阿富汗是連接中東、中亞和歐洲的貿易樞紐，可為中共提供有利的戰略基地；³⁷且經濟發展需要外部能源的挹注，且因其對能源與原、物料、礦產的需求日益增加，所以「一帶一路」計畫的推展，無論在基礎建設或對阿國能源的獲得都極為重要。³⁸尤其簽訂金額達620億美元(約新臺幣1,736億)的「中巴經濟走廊」(CPEC)的延伸案，最為顯著(如圖四)；其他重要基

建項目還包括興建可達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夏瓦市(Peshawar)的一條重要公路，它也是北京和喀布爾當局正在磋商的基建計畫之一。³⁹由此可知，中共為「一帶一路」的發展，早已與阿國政府有所磋商準備與作為。

(二)對中共而言，除了在阿富汗的經濟利益外，北京更重視其中的政治利益。中共一直認為中亞地區的穆斯林民族為新疆維吾爾族最大的外部支持者，這外部勢力當然包括阿國境內的國際恐怖組織，尤其塔利班、蓋達組織與新疆反北京的維吾爾人的關係至為密切。畢竟新疆也有維族人到阿富汗參與神學士、蓋達組織或接受訓練，彼等武裝團體經常在新疆地區甚至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發動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因此，阿富汗的穩定對中共邊境地區的安危，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另一方面，阿國境內的和平與穩定，可防止其成為恐怖分子大本營，降低對中國大陸邊境地區的威脅。⁴⁰

(三)美國在阿富汗駐軍擔負壓制恐怖主義、維護阿國國內安全與穩定的局面，美軍在該國的軍事基地不僅可做反恐之用，更肩負美國在南亞及中亞的地緣政治使命。⁴¹如今，中共利用美國駐軍帶來區域安全的「搭便車」之利，已讓美國深感不平衡；⁴²尤其

註37：湯紹成，〈撤兵阿富汗 是美國的調虎離山之計？〉，聯合新聞網，2021年7月7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584839>，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38：傅小強，〈中國如何應對“後撤軍時代”的阿富汗變局〉，《世界知識》(北京)，2019年第7期，頁20。

註39：苗蓓蕾、薛力，〈從“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條件積極介入”：論中國對阿富汗政策的調整〉，《南亞東南亞研究》(雲南昆明布)，2021年，第2期，頁46-47。

註40：Mordechai Chaziza, “China’s Peace-Maker Role in Afghanistan: Medi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Fall 2018, <https://mepc.org/journal/chinas-peace-maker-role-afghanistan-mediation-and-conflict-management>，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5日。

註41：藍建學，〈美軍真會徹底離開阿富汗嗎？〉，《世界知識》(北京)，2019年，第7期，頁13。

註42：Monika Chansoria, “China is expanding its footprint in Afghanistan,” <http://www.sunday-guardian.com/analysis/expanding-its-footprint-in-afghanistan>，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0日。

，美軍撤兵後阿國境內的伊斯蘭武裝份子隨時可能向新疆滲透，進而激發「東突厥」(Eastern Turkic Khaganate)伊斯蘭運動，美國似乎在阿富汗留下一個不定時炸彈，以轉移北京對於其他國際事務的注意力。⁴³再者，撤軍後中共在阿富汗的角色與地位會隨之提高，亦有可能會捲入阿國內部紛爭，屆時美國將可擾亂中共的戰略布局，順勢遏制中共「一帶一路」倡議在中亞地區的拓展。

伍、美國撤軍後的挑戰與阿富汗的未來

美國撤軍阿富汗是為集中全力對付中共在亞洲勢力的擴張。美國以「付出资本」與「回收效益」做為評估標準，此種「顧此失彼」的戰略設計，不僅讓美國在中亞與南亞地區20年來的投資完全浪費，也讓美國在盟邦國家的影響力，大為降低；尤其是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未來將更充滿挑戰與風險。

一、美國戰略移轉後的挑戰

(一)美國撤兵阿富汗最大的挑戰，是無法控制「中亞-中東」的地緣戰略之利、失去打擊國際恐怖組織的前進基地。美國以「機會成本」為考量介入阿富汗戰爭，藉由控制阿國防止俄羅斯向南亞或中東地區拓展。中亞原為蘇聯時期的衛星國，傳統上仍屬於俄羅斯的勢力範圍，美國控制並在阿國、塔吉克(Tajikistan)與烏茲別克(Uzbekistan)設立軍事基地，有利讓美國的影響力深入中亞，阻止俄羅斯向南亞地區的擴張。

(二)因考量中共的新疆自治區與阿富汗

相連結，美軍在阿富汗擁有軍事基地，可以此做為支援新疆地區維吾爾族的民主運動。畢竟長期以來，中共對待新疆少數民族的手段，經常遭到歐美國家的指責，而美國經由阿富汗地緣之利，可擴大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支持，間接凸顯中共在新疆地區違反人權的事實，也牽制「一帶一路」在中亞-中東地區的快速發展。美國占有阿富汗等於坐擁中亞的地緣之利，也牽制區域內俄羅斯與中共兩個對美國有威脅的強權。然而，美軍此刻撤兵，自然地讓中共、俄羅斯、伊朗等陸地強權國家有機會聯結為一體，更讓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之爭，頓失重要槓桿。

二、阿富汗的未來

(一)內部紛爭將愈加混亂

1. 2001年迄今，阿富汗在美國一手主導下，非但未能走向統一，反而更加分裂。內戰爆發以來，國內各部落、地域派系之間的裂痕更深、也更難以形成共識。美軍撤離阿富汗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2021年8月底，因阿富汗原政府軍丟盔棄甲，阿國全境幾乎被塔利班武裝組織控制，美軍被迫狼狽地撤離阿富汗(如圖五)。然而，塔利班過往統治阿國的歷史，手段過於激進與殘暴，致使全世界國家不放心承認塔利班為阿國的合法政權，尤其國內仍存在許多不同族群的武裝組織，對於塔利班武裝團體的統治合法性存有質疑，塔利班政府若無法整合各個部落與不同族群，相信阿國內部的動亂仍將延續不止。

2. 當前美國撤軍已造成南亞地區權力真

註43：同註37。



圖五：美軍撤離阿富汗喀布爾機場

資料來源：〈最後一班軍機飛離！美宣告撤軍阿富汗完成〉，ETtoday國際新聞，2021年8月31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831/2068171.htm#ixzz7CF5vWZXi>，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5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空，區域動蕩不安的機率也會上升；因為，美軍離開後由誰主導中亞或南亞的國際秩序？該由誰繼續指揮？都是重大的議題。例如2021年7月3日，美軍離開喀布爾的「巴格蘭空軍機場」(Bagram Airfield)，土耳其軍隊隨即接管此一首都國際機場，阿國境內的外國勢力已出現混亂狀態。又如塔利班為順利接手政權，也立即派員前往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國，尋求國際力量的支持；然阿國境內權力的分配極不均衡，各部落勢力仍會繼續影響政權未來的走向。

3. 其實阿富汗的命運不完全掌握在該國民眾和政府手中，而很大的程度上仍取決於美國對阿國的政策和態度。美國為了自身的利害，利用「阿人治阿」的原則，急於想從阿富汗撤軍；所以，2020年川普政府和塔利班武裝團體達成協約，就是為美國撤兵所作的權力轉移安排。美軍在撤離後，最大的挑戰仍來自於國際恐怖組織將在阿富汗重新站穩地盤，美國仍期望未來該國政府必須斷絕與基地組織的往來；至於如何在撤軍後仍能

與阿國政府保持接觸，對美國而言實為重要安全議題。

(二) 加劇區域外國家的競爭

阿富汗因其地緣位置的特殊，致使內部衝突的情勢難平外，周邊國家同樣對阿國的政治走向極具關切；除美國外其中又以俄羅斯、巴基斯坦、伊朗與中共的態度，對阿國政治的影響最為直接。分述如後：

1. 俄羅斯：

俄國在阿富汗問題的立場，主要是「反恐」及「反毒」兩個領域：

(1) 反恐方面：俄國南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國際恐怖組織經常利用其南疆部分民族與伊斯蘭民族的複雜關係，對俄國南部邊境地區帶來動亂；尤其2015年以來，「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IS)在阿富汗東北部地區活動頻繁，已引起俄國高度緊張與關注。2020年3月，俄國就與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等國邊防部門代表會晤，討論美軍撤離後如何聯手打擊在阿富汗與彼等國家相鄰區域內的

恐怖分子，亦顯見俄羅斯對其南疆安全的重視。

(2)反毒問題：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地區是世界上三大毒品生產地之一，⁴⁴俄羅斯南部聯結中亞國家並與阿國北部地區相毗鄰，也是阿國毒品輸往歐洲的必經之地。俄國深受毒品之害，自然不希望阿國的毒品也會對其帶來威脅。另外，從美國介入阿富汗內戰並在中亞地區建立空軍基地，俄羅斯就開始擔心美軍是以阿富汗為跳板向中亞滲透，進一步擠壓俄羅斯在此地區的戰略空間。美軍撤離後，俄羅斯又可重新掌控中亞。

2. 巴基斯坦：

(1)地理上，巴國與阿富汗有數千公里的邊界線，阿國最大族群—普什圖族則在兩國境內都有分布，且兩國不論在民族、宗教、血緣關係上均淵源深厚；其對阿國政策主要源自地緣政治與安全的考量，巴國著力雙方建立友好關係，目的是為防止印度擴大在地區內的影響力量。⁴⁵所以，巴基斯坦對阿富汗國內的和平協議，表達高度的關切，且最關注的問題仍然是阿國新政府是否會倒向印度，進而威脅巴國安全；而印度在經濟援助阿富汗上，力度要比巴國更強，支援項目覆蓋範圍更廣，對阿國民眾的影響程度也更深。⁴⁶因此，阿富汗的政治立場將與印、巴

在南亞地區的爭鬥，息息相關。

(2)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7月，於巴國東北部山區發生的爆炸案，並造成9名中國大陸籍工程師與3名巴國人員死亡，經調查涉案嫌犯為巴基斯坦境內的「普什圖族武裝團體」（與阿富汗塔利班性質相同且更為激進，又名「巴基斯坦塔利班組織」，簡稱「巴塔」）所為。⁴⁷「巴塔」的政治立場不僅反美、反政府並尋求獨立，更不樂見「中」、巴過於親密，且曾為新疆維族的武裝分子提供庇護。從此次爆炸事件的調查可知，巴塔希望阿國境內出現動亂，那麼中共可能會派兵干預，巴國也會跟著捲入混亂，如此新疆的動亂也將愈發不可收拾，此亦凸顯巴國內部的恐攻，背後帶有濃厚的地緣戰略之爭。

3. 伊朗：

(1)伊朗是阿富汗西部主要鄰國，雙方存在著深厚歷史與文化聯繫。歷史上阿富汗曾是波斯帝國的組成部分，且在語言、文化和種族方面與阿國有諸多相似性。伊朗在阿富汗的主要目標除防止伊國東部出現敵對的激進遜尼派(Sunni Islam)政權外，亦為防止駐阿國的美軍威脅伊朗的國家安全。⁴⁸阿富汗內戰期間，伊朗保持中立並遊走在阿國舊政府與塔利班武裝團體之間，並不偏袒某一方；此外伊朗除派遣國防軍強化雙方邊境

註44：朱永彪、楊雲安，〈阿富汗安全形勢及對中亞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蘭州市)，2010年，第5期，頁65。

註45：“India Should Talk Directly to Taliban, Says U.S. Special Envoy Zalmay Khalizad,”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interview/india-should-talk-to-directly-to-taliban-says-special-envoy-khalizad/article31537138.ece>，檢索日期：2021年11月8日。

註46：錢雪梅，〈中印兩國對阿富汗援助的比較〉，《中國國際戰略評論》(北京)，2017年，第4期，頁148。

註47：SALMAN MASOOD、STEVEN LEE MYERS，〈官員稱巴基斯坦中企巴士爆炸案為恐怖襲擊〉，《紐約時報》中文網，2021年7月19日，<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10719/china-pakistan-bus-crash-blast/zh-hant/>，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0日。

註48：同註17，頁55-56。

控制外，同時還暗地資助塔利班武裝部隊，做為打擊駐紮在阿國美軍的支持力量。⁴⁹所以，伊朗與塔利政權早已建立良好的關係。

(2) 伊朗對阿國內部不同的族群，始終保持接觸及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如今，隨著美軍撤離阿富汗，伊朗與未來阿國政府仍將維持著以往的友好關係，不僅利於雙方在經貿與能源上的往來，同樣將降低對伊朗東部地區的安全威脅。

4. 中共：

(1) 中共在阿富汗的重要利益為安全面向，中國大陸「新疆獨立運動組織」（簡稱疆獨）以及在大中亞地區（含新疆）存在的東突厥伊斯蘭運動，對中共邊境地區造成極大威脅。中共近年來與中亞國家舉行過若干次的軍事演習，主要目的即是在打擊上述兩股武裝勢力；而疆獨分子及東突厥組織為躲避中共的追剿，大多逃避至阿富汗尋求塔利班的保護。因此，中共要求塔利班政府必須禁止支持疆獨與東突厥分子。

(2) 再者，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計畫，視巴基斯坦為重要的合作國家，而阿富汗做為南亞與中亞的連接地帶，同樣希望能加入「中」、巴的基礎建設合作計畫，並帶動阿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阿國內蘊藏豐富的礦產，也對中共經濟發展極為重要。因此，中共為了自身的邊境安全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需求，積極尋求與阿富汗的合作當然是必然趨勢。

綜上而言，在可預見的未來，美、俄、「中」、伊、巴等國在阿富汗地緣政治博弈的緊張情勢，仍會持續上升。⁵⁰

伍、結語

近代以來，阿富汗屢屢遭受外國勢力直接或間接的介入，外國駐軍及政治干預，使該國陷入四分五裂和極度貧窮的狀態。毋庸置疑，美軍從駐軍到撤軍的20年間，只不過是重蹈過去其他帝國在阿富汗統治失敗的道路。美軍撤離阿富汗後，將使該地區再次陷入動盪不安的狀態；尤其美軍勢力離開後，華府可能無法阻止中共、俄羅斯、伊朗三國勢力的結合，在國際權力結構下，中亞與南亞地區的權力可能陷入真空，列強也可能再次競逐。再者，美軍撤出後，阿國內戰勢必再現危機，國內的動亂短期肯定無法終止。至於中共為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展，正加快與阿富汗進行若干基礎建設方案，若阿國內戰不停，中共在地區的基建合作與經濟援助計畫也會被迫終止，影響層面不容小覷。

當前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的倉皇撤軍確實已導致阿富汗陷入嚴重的動亂，塔利班領導下的阿國已因經濟困頓，導致大多數國民處在飢餓狀態，已有20萬兒童瀕臨營養不良的危險，大批難民向周邊國家逃難，更造成鄰國嚴重的邊防與社會安全問題，其中以巴基斯坦最為嚴重。聯合國為防止出現一場人道危機，已要求各國伸出援手救助；為此，

註49：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Alliance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Ortadogu Etutleri*, Vol. 4, No 2(2013), pp. 49-50。

註50：張育軒，〈書評-中東大衝突：伊斯蘭內鬥的核心與迷思〉，Sobooks，2019年8月11日，<https://sobooks.tw/conflict-in-middle-east/>，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0日。

中共捐出1億人民幣(約新臺幣4億3,000萬)的人道物資，協助渡過危機，⁵¹歐盟也透過聯合國及國際組織捐出10億歐元(約新臺幣320億)，中東國家也陸續響應支援。⁵²然而此地區的危機已對中亞、南亞及中東地區，帶來嚴重的社會安全問題，後續發展猶待關注。

無論結果如何，美國撤軍阿富汗對美國民眾或盟邦而言，都是一大震撼，甚或一場災難，其影響深遠且嚴重，美國的盟友甚至對美國的承諾產生根本的懷疑。「今日阿富汗，明日臺灣」，畢竟我國一直與美國保持深厚友誼與合作關係，在軍事上亦與美方建立長期的軍事協作關係，但美國對臺的安全承諾，僅止於對我國提供足夠的「自衛性」武器與裝備。儘管國軍無論在實力與訓練上

，遠較原阿富汗政府軍為優，尤其對國家的中心信仰、軍隊編組、部隊訓練，均以達成自力自主為目標，同時堅信無法依賴他國來防衛我國的安全。因此，國人仍應時刻以美國撤軍阿富汗的經驗做為警惕，記取阿國政府軍失敗的教訓，因為唯有自力奮發的共識，方能共謀臺海的安全，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作者簡介：

胡敏遠博士，備役陸軍上校，陸軍軍官學校72年班、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85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87年班、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91年班、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級專業人員。

註51：黃紫緹，〈歐美不甘願提供援助 中國巴基斯坦搶先卡位〉，臺灣英文新聞網，<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4285979>，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0日。

註52：陳瑀倫，〈歐盟援助阿富汗10億歐元 避免人道危機及經濟崩潰〉，Newtalk新聞網，2021年10月13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10-13/650252>，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0日。

